

徐悲鴻新傳

(三)

● 王培堯

策劃私奔瞞天過海

徐悲鴻的老友朱重明，早已看出徐、蔣兩人心事，於是從中促合，設計兩人私奔。

這時徐悲鴻為她取了個名字「碧微」，還刻了一對水晶戒子，一只上刻「悲鴻」，一只鑄著「碧微」，徐悲鴻把有碧微名字的戒子，整天戴在手上，向朋友解釋這是他未來太太的名字。

朱重明的策劃安排，康有為贊同協助，在出走那天，蔣碧微寫好給母親的留書，放在她母親擺錢賬的抽屜裏，朱重明用調虎離山之計，故意邀請蔣碧微的父母和二姑吃晚飯，飯後再去聽戲。傍晚蔣碧微兩手空空逃離家門，到長發棧與徐悲鴻會合，然後登上日本博愛丸輪船離上海奔往日本，那一夜蔣棠珍戴上那只刻著「碧微」的水晶戒子，從此她的名字也改成了「碧微」，時間是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三日。

關於朱重明這個人，也是宜興有名的怪人，年輕時為了破除迷信，見廟就打菩薩，

弄得地方上的善男信女十分恨他。他體力充沛，食量驚人；對於扣用他的學生工作介紹費，追女人，他的壞點子不少。他把蔣碧微的堂妹玫君帶到上海去讀書，竟不顧玫君父母的反對與玫君結婚，但不久又另結新歡，與玫君離婚。

來台以後，他一直在台灣大學任教，他教學認真，七十歲還又到日本去留學，由於他做的「壞事」不少，體育界大部分人都對他的印象不好。臨終前他住台大醫院，不能言語，汪清澄教授曾去看過他。他最後一任太太楊惠敏對汪清澄說，朱重明已接受了洗禮皈依上帝，這樣做使他可以走得安心。

徐悲鴻帶著蔣碧微連夜出走，蔣碧微的父母聽完戲回家，看到留書，十分驚駭憂傷，焦急徬徨，但是他們認定，她決不會去自殺，而且馬上就聯想到這件事一定和徐悲鴻有關。於是連夜一起去找朱重明，因為他們料準朱重明一定知情，可是朱重明矢口否認，甚至裝做情急無奈的模樣，賭咒發誓，說倘若知情不報，來日一定會被炸彈炸死。

由於問題嚴重，事關蔣家的聲譽，經全家緊急會商，決定通知親友，說蔣碧微到蘇州去探望舅父，忽然得了急病，不治身亡。

第二天，蔣碧微的母親專程趕到蘇州，找到她的舅父，又一起去找蔣碧微的義父吳紱卿，共同商討應付方法。吳紱卿和蔣碧微的父親是金蘭之交，通情達理，見多識廣，心思尤其細密，凡事諸多創見。他提出三點大家接受的想法：

第一：蔣碧微出走，表示她有膽量，非弱女子，不會餓死。

第二：「出走」不是自殺。她是「情奔」，早就計畫好了，追不回來，也不必去追了。

第三：處理此事重點，是如何對查家交代，怎樣向親友掩飾。等到日後「真相大白」，至少已時過境遷，風浪變小了。比較好的方法，就是裝死。

吳紱卿認為要瞞天過海，就要做得認真像樣，按照古老世家習俗，查家可以要求運棺歸葬祖塋，如此一來，便需準備一具棺材



①徐悲鴻十九歲時的照相。

②一九四七（民卅六年）徐悲鴻與夫人廖靜文和兒子合影。

③一九二七年冬，蔣碧微懷抱初生時的徐伯陽一幅母子深情圖。

，搭設一個靈堂。

蔣家無可奈何的接受這個計策，買了一具棺木，也搭設了靈堂，香燭瀰漫，經聲淒楚，只是棺材裏裝的不是人，而是石頭，查紫含也曾趕來弔祭。事情雖然暫時掩蓋下來，但是蔣家的親友們對於事情來得太突兀，不免在暗底下議論紛紛，兩人出走的事也漸漸的傳播開來，鬧得滿城風雨。三個月後蔣碧微的姐夫從復旦大學畢業，東渡日本留學，在東京找到了他們。不久查家也聽到了風聲，也曉得如果真相揭露，對於他們也很失面子，因此後來也就不再深究。

師生之戀情海翻波

徐悲鴻與蔣碧微的結合，感情基礎是互相關心的，做法上又是那樣堅毅的突破傳統，婚後半年由日本回國，接著又一同去歐洲留學八年，因公費接濟不上，吃苦受罪，鵜鶘鏃鏃。遺憾的是，徐悲鴻對藝術的狂愛，往往使他忽略了對嬌妻的照顧和關愛，使蔣碧微在心靈上留下許多空寂與隱痛，再加上其他的因素，兩人逐漸同床異夢了。

一九三〇年徐悲鴻三十五歲，應聘為中央大學教授，與蔣碧微已結婚十三年，有一兒一女了。據蔣碧微說，徐悲鴻坦白向她承認，最近在感情上有波動，很喜歡一位天才橫溢的女學生，她的名字叫孫多慈（孫韻君）。

徐悲鴻毫不隱瞞的告訴她：孫多慈十八

歲，安徽人，曾在這一年暑假投考中大文學院，沒有考上，於是就到藝術系旁聽。她一開始作畫，就獲得他的特殊青睞，讚賞有加。當蔣碧微在宜興娘家的時候，他約她到家裏，為她畫像，有時也一同出去遊玩。

有一次徐悲鴻為她畫像，談到孫多慈的身世，她說她父親是孫養驪是孫傳芳的秘書。一九二八年國民革命軍北伐，孫傳芳的軍隊土崩瓦解，全部潰散，她父親曾被關進監獄，因此她們的家庭一直籠罩著痛苦與不安。徐悲鴻並且承認：他聽了她的話很受感動。曾將雙手按在她的肩上，告訴她說：「無論如何，現在有一個人關心妳！」於是她吻了她的額頭。

蔣碧微聽了這些話，猶如焦雷轟頂，心裏有說不出的委屈和傷心。儘管徐悲鴻不斷向她聲明解釋，說他祇是愛重孫多慈的才華，想培植她成為有用的人才，但是在蔣碧微的感覺中，他們之間所存在的絕對不是純粹的師生關係，因為徐悲鴻的行動越來越不正常。從這時開始便很少在家，總是一清早就去上課，下午再去畫畫，晚上再到藝術系去趕晚班。

驚見畫作台城夜月

有一天蔣碧微陪盛成、歐陽競死兩人到徐悲鴻的畫室參觀，一進門她就驚異看到兩幅畫；一幅是徐悲鴻為孫多慈畫的像，一幅題名臺城夜月，畫面是徐悲鴻和孫多慈，雙

雙在一座高岡上，徐悲鴻悠然席地而坐，孫多慈侍立一旁，頸上有一條紗巾，正在隨風飄揚，天際一輪明月。她認為這兩幅畫很刺眼，都藏了起來，此後半年，兩夫婦沒有什麼話談，且更覺疏遠。

一九三一年暑假，孫多慈投考中大藝術系，徐悲鴻對她的繪畫，給了一百分的空前成績獲得錄取。蔣碧微聽到這個消息，立刻感到大禍臨頭，決定向徐悲鴻表明態度。

她向徐悲鴻說：「你和孫小姐的事情發生之初，你曾親口承諾，讓我們設法到外國去。現在，我請你實踐諾言：辭職，出國。」徐悲鴻聽了非常生氣，但是他有言在先，無話可說，只好寫了一封辭職信，要蔣碧微去送給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，並在當晚拿了一個小箱離家出走了。

徐悲鴻到了上海，立刻寫給蔣碧微一封信，信上說：他默察她，近來唯以使他憂煩苦惱為樂，所以他不能再忍受；他說：「吾人之結合，全憑於愛，今愛已無存，相處亦已不可能。此後我按月寄妳兩百金，直到萬金為止。兩兒由妳撫養，總之妳亦在外十年，應可自立謀生。」蔣碧微接到這封信，感到很悲傷，想不出什麼挽救的方法。

經謝壽康、邵洵美、陳散原及其六公子寅恪、八公子登恪等安排，暑假曾到廬山小作盤桓，極力撮合他們倆夫妻同出同遊，曾登臨五老峯、在巨瀑之下、襖衣沖淋、遊興雖濃，但是這些都不曾使徐蔣之間的僵局，

有打開的希望。朋友的苦心安排，只是促使他們一齊從廬山回到南京而已。

那時，中大藝術系的學生，都以能得到徐悲鴻的教導為榮。後來徐悲鴻孫多慈師生戀愛的消息漸漸傳開，徐悲鴻又把指導重心集中在孫多慈一人，引起一些同學的不滿，還鬧了一點小小的風潮。

孫多慈的父親也聽到一些消息，曾由安慶來南京看看，接受徐悲鴻的歡宴。將孫多慈遷出中大女生宿舍，在石婆婆巷租了一間房子，由她的母親和她同住。可是自孫多慈父親到過南京，消息便揚揚沸沸，越傳越廣，轟動一時的三角戀愛，弄到表面化。

雙雙倩影照片流傳

一九三三年，徐悲鴻到歐洲各國舉行「近代中國美術展覽會」，蔣碧微希望盡最後的努力，挽救已瀕臨破裂的感情，毅然決定陪徐悲鴻二度赴歐。二十個月的長程旅行，徐悲鴻每到一個地方，都瞞著蔣碧微和孫多慈互通信息，她的最後希望，重圓的夢兆，和好的契機，仍舊沒有出現。

一九三四年秋中大藝術系學生在徐悲鴻率領下，旅行浙江天目山，從事寫生，一行有好幾十人，孫多慈也在其中。據說，徐悲鴻和孫多慈一路上都很親密，根本不在乎別人可能會批評物議。有一位雲南籍的同學楊柳，帶了一部照相機，經常窺伺他們的行動，他們某次在僻處擁吻，這個同學躲在暗裏

，乘他們不覺，拍了一張照片，事後便拿來在同學之間傳觀。

孫多慈在最後一個學期很少到校上課，但她仍然順利的於一九三五年在中大藝術系畢業。畢業之前徐悲鴻整天忙碌，先請中華書局幫忙，給孫多慈出版一本素描畫集，到處分送，用意是提高她的聲譽和地位，使她得到有力人士的重視。接下來再奔走官費，讓她出國留學，但沒有成功。

徐蔣感情裂縫很難接合，加上山東王神仙危言聳聽，於是年秋隻身赴廣西避災，蔣碧微曾歷盡艱辛到南寧找到了徐悲鴻，但他拒絕了回南京的建議。一九三七年春徐悲鴻曾回南京，兩人仍情不投意不合，住了兩個多星期，又到廣西去了。七七蘆溝橋抗日戰起，兩人為逃避戰火又在重慶相會，但是在生活上，總是不能協調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兩人曾在國府路的寓所「光第」共同住了五十天又分居了。

在這一段時間裏，蔣碧微感到最受刺激的是她看見徐悲鴻戴過一隻極大的紅豆戒指，據說紅豆是孫多慈送的，徐悲鴻用金子鑲成戒子，戒子裏面刻有「慈悲」二字，「慈悲」是指孫多慈，「悲」當然就代表「徐悲鴻」。

徐悲鴻遷出「光第」，到一九三八年四月國民政府部分機構還在漢口的時候，郭沫若和田漢曾邀他到政治部去共事。他到了漢口，自知不適宜於這種工作，於是就離漢口

去湖南，在長沙會見避難而來的孫多慈和她的父母，於是把他們一家接到桂林，並在廣西省政府為孫多慈謀了一個差使。

啟事絕情紅淚暗拋

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在桂林寫信給好友四川省教育廳長郭有守（子杰），表示要和蔣碧微脫離關係。七月三十一日在廣西報紙刊登了一則兩行小字的廣告：

「徐悲鴻啟事：鄙人與蔣碧微女士久已脫離同居關係，彼在社會上一切事業概由其個人負責，特此聲明。」

蔣碧微對徐悲鴻變心，早在預料之中，因此並沒有感到驚奇，也沒有想要報復，只有被遺棄的悲憤，深夜不能入睡，感慨賦詩，聊當一哭。

入骨相思難自療，傷心月明可憐宵。
他人未必癡於我，日日樓臺淚暗拋。
此生遇合豈無因，莫道相知自有入。
寂寂淒涼誰與共，接君終灑淚千行。
多情自古誤紅顏，未見男兒愛也專。
病裏愁懷勞慰問，不堪回首已經年。

徐悲鴻的軍師沈宜甲，拿著登了廣告的報紙，去看孫多慈的父親孫養驪，胸有成竹的想當「媒人」提起婚事，不料竟被孫養驪老先生痛罵一頓，把沈宜甲趕了出去。孫家隨即準備行裝，幾天後離開桂林，遷往他處隔絕兩人往來。徐悲鴻不但「兩全之計不成」，反而弄得兩頭落空。

在孫多慈未離開廣西前，徐悲鴻託沈宜甲交給孫多慈一封信和一首詩稿，那是在十分傷心失望的情形下寫的，詩稿是這樣寫的：

急雨狂風勢不禁，放舟棄棹匿亭陰。

剝蓬認識中心苦，獨自沉沉味苦心。

孫多慈曾向沈宜甲表示，雖然她和徐悲鴻現在不能如願結婚，但是她永遠敬愛著他。徐悲鴻心力交瘁，到一個極偏僻的礦區「八步」隱居，大有與世隔絕之想。

旅行寫生閃電訂婚

一九三九年春，徐悲鴻應新加坡和印度的邀請，飄然出國，前後歷時三年，在這期間，曾往檳榔嶼各地旅行寫生，因此認識一個名叫阮倩麗的華僑少女，並且閃電訂婚。徐悲鴻在新加坡住在好友黃曼士的家裏，他將未婚妻帶到黃家，引起黃曼士夫婦的微詞。黃曼士把阮倩麗支開，問徐悲鴻：「你这是幹麼？」徐答：「人體需要啊！我沒有人要了，能找個伴真不錯！」黃曼士又問：「你光爲了男性的虛榮心，找個少女？」徐悲鴻有點難爲情的說：「我還沒老，也會饑餓的。」

黃曼士把這件事交給他的夫人處理，黃夫人送了一筆錢給阮倩麗，叫她先回家，伴說等徐悲鴻回國，再安排嫁娶的事。徐沒有堅持自己的主張，就此不了了之。阮倩麗算是和徐悲鴻有來往的第四個女人。

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一日，徐悲鴻的一群朋友在中國文藝社聊天，徐仲年提起明天（四月一日）是西洋人的愚人節，想到徐悲鴻片面登報和蔣碧微離婚，他要趁此機會開個玩笑，替徐蔣兩人登一則結婚啟事。當時大家起鬨，蔣碧微便說：「你四月一日登結婚廣告，我四月二日就登報否認。」徐仲年說不要緊，我登我的，你登你的，於是徐仲年當場擬稿，四月一日果然在中央日報第一版，登了這麼一條大字廣告：

「徐悲鴻蔣碧微結婚啟事：茲承吳稚暉張道藩兩先生之介紹，並徵得雙方家長同意，謹訂於民國三十年四月一日在重慶磁器口結婚，國難方殷，諸事從簡，特此敬告親友。」

結婚啟事刊出後，因當時國內很少有人想到這是開玩笑，不免有人信以爲真，當中樞舉行某項會議，張群（岳軍）看到張道藩，便向他說：「至少徐悲鴻與蔣碧微是相愛的，別人才會開這個玩笑。」也有稍知內幕的人說：「如果登載徐悲鴻和孫多慈結婚，大家一定相信。」吳稚暉老先生則說：「這樣很好，他們正可以借此和好起來。」

另一方面，在成都的郭有守和劉伯量更寫信來道賀，郭有守並且熱烈歡迎他們到成都去渡「蜜月」，將「掃榻以待。」

蔣碧微於四月二日，也在中央日報第一版刊出了一則否認啟事：「蔣碧微啟事：昨爲西俗萬愚節，友人徐仲年先生僞借名義，代登結婚啟事一則，以資戲弄，此事既屬烏有，誠恐淆亂聽聞，特此鄭重聲明。」

裂痕太深破鏡難圓

一九四二年徐蔣曾有過多次接觸，都因裂痕太深、破鏡難以重圓。徐悲鴻曾到桂林央託歐陽予倩的太太，爲他做媒，向唱桂戲的一個女戲子，藝名叫做冬渡蘭的求親，但沒有成功。

一九四三年徐悲鴻專程再到桂林，登報招考中國美術院的圖書管理員，規定只收女性。筆試由張安治主持，口試由他自己評審。報名投考的多達五十餘人，最後錄取了一位十九歲湖南籍的女學生，徐悲鴻給她改了名字，叫做廖靜文，並把她帶到重慶，以後兩人感情增進，即賦同居。

徐悲鴻委託沈鈞儒律師和蔣碧微談判，提出離婚要求，蔣碧微則請端木愷作法律顧問，她的初步條件爲贍養費一百萬元，另外要徐一百幅畫。關於伯陽和麗麗兩個子女的教育費用，由徐表示意見。後來沈鈞儒通知蔣碧微說，徐悲鴻願付兩個孩子每月各兩萬元，但稍後又說他沒有那麼多錢。

徐悲鴻爲了這件事，與廖靜文在沙坪壩請了一次客，有他們的多年老友宗伯華、徐仲年、呂斯百、王臨一等，席間徐大責蔣碧微敲竹槓，不應該向他要「那麼多的錢」。不過，宗伯華較爲了解他們的情形，曾語重心長的對徐悲鴻說：「悲鴻，假如我處

在你今天這樣的地位，那怕寫文章，賺稿費，我也要解決離婚問題；何況，你是畫家，多畫幾張畫不就行了？」其餘幾位老友也都勸他還是答應了，早點辦手續的好。

一九四四年初，廖靜文要到貴陽去找她的姐姐，徐悲鴻陪她同去。據徐悲鴻後來告訴呂斯百，他們兩人到了貴陽，住在新運招待所，廖靜文拿了一瓶毒藥，威脅徐悲鴻說：「除非你立刻登報和你太太離婚，否則我們一同服下這瓶毒藥，大家同歸於盡！」

徐悲鴻一聽這話便嚇壞了，馬上又去登報，再度聲明和蔣碧微斷絕「同居關係」。這一次的廣告用特號字體的「徐悲鴻啟事」，刊於二月九日的貴陽中央日報，內容是：「悲鴻與蔣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，斷絕同居關係已歷八年，中經親友調解，蔣女士堅持已見，破鏡已難重圓，此後悲鴻一切與蔣女士毫不相涉，茲恐社會未盡深知，特此聲明。」

三天後，即二月十二日，再登啟事正式宣布和廖靜文訂婚，廣告是一行大字：「徐悲鴻廖靜文在筑訂婚，敬告親友」，據說當天還請了兩桌客。

致書悲鴻數落一番

徐悲鴻接二連三的刊登啟事，實在使蔣碧微很難堪，氣得發昏，她於七月十六日在重慶磁器口宿舍，寫了一封信給徐悲鴻，說理說情地把徐大師數落了一番，並表明她的

態度，這封信是這樣寫的：

「書奉

「懷慈室主人座右：敬維垂鑒，竊碧微與君結婚二十餘載，其間經過，初則恐懼惶惶，繼則辛酸困苦，雖未極人世之慘痛，然何嘗有一日之安寧？而浩天不憫，尤以為未足，令君中途變心，至破家室。碧微自知罪孽深重，豈敢怨天尤人，是以捐棄以還，唯知振奮，力圖自存，冀能不仰給於人，而兩兒之教養，亦自認為天職，未嘗一日忽懷。乃不蒙諒解，反對微怨恨日增，疾嫌備至，不特對微之摧毀，抑且置兒女於不顧。

「竊思我遭天譴，應受苦厄，弱小何罪？彼此無辜！伯陽既絕望投軍，不知生還何時？麗麗雖深知奮發，可憐擔負無人！此情此境，凡我友人，莫不洞悉，然屢請人轉達微忱，君咸聽若罔聞，毫無責任之心。以微之識君，固難信其絕無良心，然證諸事實，則又似人性全泯，豈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使君所以至是者乎？

「碧微迫不得已，乃延律師致書於君，而所提條件，咸為君力所能，至其價值，實卑不足論，因微只求度過抗戰難關，初不望此區區者，能惠及將來。然君猶以為苛求，不惜訴苦言窮，一再議價，至令聞者，莫不竊笑。因此等事，固不能如貨物之貿易，其理甚明。

「碧微素性率直，言出必行，行必不改，然事先亦必有深長考慮，然後出之，非若

君之全憑衝動，隨口聲諾，信手書憑，而事後無一踐行，此則應請熟慮是幸！

至於訴諸法律，非碧微初意，抑亦所有友人不願吾人有此結局。故多年來，雖屢受登報之辱，終無報復之行，蓋碧微一本古人「君子絕交，不出惡聲」之訓，初非因無把握而不敢為也。且微向不為損人不利己之事，倘欲快一時之心，又何嘗不能令人嚐鐵窗風味？

「然自問良心未泯，縱此時與君，生有嫌隙，然究曾為夫婦二十年，亦未能忍情若此也。抑君此時，已愛助有人，心焉可慰，體健康復，幸福綿長，當可忘懷於碧微之罪戾衍尤，亦以見君子之恕道也，冒昧陳辭，諸請諒宥。專此即請

藝安

蔣碧微敬啟

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

蔣碧微在信中，提到請律師的事，原來還是徐悲鴻先這樣做的。

徐蔣終告簽字離婚

徐悲鴻和廖靜文同居不久，為了表示對廖靜文的感情負責，便決定要和蔣碧微辦妥離婚手續，於是委託沈鈞儒律師正式提出要求。蔣碧微也請端木愷代為處理，但未想到徐悲鴻竟因子女教育費的問題，認為蔣碧微要求太多。

這次，徐悲鴻收到蔣碧微的信，他沒有

答覆，卻寫信給他的學生呂斯百，感嘆自己生來就是悲劇人物，他所表演的悲劇，並沒有因年齡的增長而減少。

徐悲鴻又說，他的藝術生命，有太多的矛盾與孤獨。他承認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，許多自以為會得到別人諒解的事，竟無意中造成對別人的傷害。當他被蔣碧微拒絕的時候，就有「為誰憔悴客天涯」的悲涼感受。

他為了躲避內疚，心累身倦。生命的衰微，所幸沒有影響到他對藝術的熱愛，他也就靠著對藝術的濃烈興趣，無求於人的努力，減少了許多生活上的苦惱。

由於朱家驊的支持，徐悲鴻創辦了中國美術院，因此蔣碧微將徐悲鴻登報的事，也告訴朱家驊，她表示不願見徐以私害公，有損中國美術院的聲譽，但其行為已超過了她所能忍受的限度。朱家驊對她婉言勸慰，並說要和張道藩商議，應該怎樣處理這件事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，日本天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，中國對日本抗戰獲得最後勝利，蔣碧微的律師端木愷已飛回上海，徐蔣兩人的問題鬧了十四五年，尚未解決，蔣碧微不願把這個問題拖到回南京，於是直接去找徐的律師沈鈞儒，請他轉告徐悲鴻要在最短期間作個了斷。

終於徐悲鴻同意一切條件，不過他保留一點，那是因為兒子伯陽已去從軍，伯陽的教育費需等退伍回家繼續升學時再起付。

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簽字離婚

儀式在重慶市沙坪壩，重慶大學教授宿舍，張聖英的家裏舉行，到場的除了雙方當事人，證明律師沈鈞儒外，還有兩位證人馬壽徵和呂斯百以及他們的女兒徐麗麗。

那天徐悲鴻到得很早，他神情頹喪，臉色蒼白，手裏拎著一隻重慶流行的粗布口袋，那裏面裝著一百萬元法幣，和一捲不曾裱過的畫，自始至終，一直低著頭。

蔣碧微說，田漢曾於勝利後在上海亂造謠言，說她向徐悲鴻要了幾萬美金。事實上當時的國幣一百萬元，大約可抵普通公務人員一年的薪水，或者是復員回南京兩三個人的旅費。

至於爭執最久的子女教育費，在一九四六年一至三月都寄了兩萬元，蔣碧微說四月徐悲鴻動身東下，分文未付，後來到了北平，曾陸續寄過數十萬元，但因幣值跌落，已不值多少。等到女兒麗麗考取了金陵女子大學，徐曾在信中附寄了十元的金圓券給她，而那時麗麗第一學期的學費，就需要金圓券一百七十餘元。

對於徐蔣離婚的條件，廖靜文的說法又有些不相同，廖說蔣碧微表示，原先付給她的二十萬元，她已花光了，要徐悲鴻再付給他一百萬元，和一百幅畫，原已付的五十幅畫也不算數了。

最後達成協議的條件是：除已付的二十萬元，四十幅古畫和五十幅徐悲鴻的作品外，又再一次付給蔣碧微國幣一百萬元，國畫

一百幅；兒女跟著蔣碧微生活，每月由徐悲鴻付給每人撫養費二萬元，兒子伯陽因早已參加青年軍，他的生活費待回來後再付。在離婚協議書簽字那天，徐悲鴻還付一幅油畫「琴課」，帶去送給蔣碧微。那是描繪蔣碧微在巴黎練習小提琴的油畫，他知道蔣很喜歡。

與靜文共渡後半生

徐悲鴻和蔣碧微正式辦妥離婚手續不久，於一九四六年一月，便和廖靜文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舉行了婚禮，由郭沫若和沈鈞儒證婚。郭沫若還寫了這樣一首詩表示祝賀：

嘉陵江水碧于茶，松竹青青勝似花。
別是一番新氣象，警溪風月畫人家。

徐悲鴻五十一歲和二十二歲的廖靜文結婚，直到他五十八歲病逝，他們共同渡過最後的七年九個月。

一九五七年廖靜文在北京開始擔任徐悲鴻紀念館館長，她著手繼續收集有關徐悲鴻的資料，為撰寫「徐悲鴻的一生」作準備。正當她動手寫這本書的時候，「文化大革命」開始了。她的家多次被抄，她花了許多心血收集的資料，幾乎全部被毀，徐悲鴻葬在北京八寶山，墓碑被紅衛兵砸碎，徐悲鴻紀念館也因修建地下鐵道而被拆除。

一九七三年周恩來主張恢復徐悲鴻紀念館，歷經九年終於重新建成，徐悲鴻的墓碑也重新修復。

一九八二年廖靜文六十歲，出版了一本二十六萬字的「徐悲鴻的一生」，由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。許多看過的讀者表示，廖靜文以當事人身分爲徐悲鴻寫傳，除了史料的一手性，對徐的思想及感情生活的掌握，也應有超乎一般傳記的地方。然而這本書在好幾方面頗令人失望，首先她對張道藩和蔣碧微故意「描黑」，有失客觀性。其次，有些地方顯然有避忌隱諱，過於「輕描淡寫」。第三，採取小說體裁寫法，又加了許多濃厚的政治色彩，讀來頗覺失真。不過，這本書的下半部，是寫她與徐悲鴻認識以來共同生活的九年多的所見所聞，因此披沙瀝金，還是有一些頗爲珍貴的軼聞，也爲徐悲鴻的晚年創作，提供了一些參考資料。

孫蔣感情另有發展

孫多慈自一九三八年八月間，因爲沈宜甲在桂林出面作媒，爲她的父親拒絕，舉家遷走後，有五六年沒有和徐悲鴻見面，但是不管孫家搬到那裏，都離不開西南各省，日本飛機到處濫丟炸彈，使整個中國都是戰場，她從報紙上也知道一些徐悲鴻在藝壇上的動態。心中雖有所思，怎奈家規嚴格，不敢有所求。在孫多慈的父親了解證實徐悲鴻和廖靜文的關係後，認爲那樁事已時過境遷，管教沒有從前嚴格。孫多慈好不容易得到機會到中央大學的畫室去看徐悲鴻，兩人見面，先是驚喜，旋又憂戚，都感到今生無緣的無奈，但似乎那份情尚未了。



一九二三年蔣碧微在法國習小提琴，徐悲鴻爲她畫的素描像。

後來孫多慈嫁給了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，抗戰勝利後在杭州藝專任職，來台灣後，先在台灣師範大學任教，張其昀創辦中國文化大學後她曾任美術系主任。她的繪畫成就，在中大求學時期已聲名遠播，不論素描或油畫，其用筆、用色及細部處理，都與徐悲鴻相似。一九五一年曾在台北舉行個展，後又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當研究生，及赴法國國立美術學院研究。一九五七年獲教育部美術類金像獎。二十多年來她都致力於藝術教學，一九七五年因乳癌在美國逝世，享年六十三歲。

許紹棣浙江臨海人，歷任國民黨中央委員、浙江省教育廳長，上海大學教授，英士大學校長、立法委員、中央日報常務董事，一九八〇年病逝台北，享年八十二歲。他和孫多慈育有二子二女，多旅居美國。

徐悲鴻和蔣碧微分手後，故事並沒有結束，蔣碧微和立法院長張道藩，還有一段真情真愛繼續上演，這件事說來話長，幾十年來，單是兩人來往的書信就有十六萬字之多，而且他們兩人都同意公開發表出來，作爲他們偉大愛情紀念。

蔣碧微於一九六五年六十六歲時，發表了她的回憶錄，那時張道藩六十九歲還健在，她寫她和張道藩的關係，比寫徐悲鴻的份量還多出一倍，因爲都是名人，這本回憶錄出版後發行了十多版，流傳很廣。（未完待續）